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396期 | 2022年9月5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:金晖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sherry@xmwb.com.cn

青春无悔的岁月

曹慧中

《人世间》中周秉义、郝冬梅和周蓉的激情燃烧的知青生涯，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。

周秉义下放到农垦农场，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进取奋斗，把宝贵的青春留在了那片贫瘠的土地上。妹妹周蓉，为了追求梦想，19岁远赴贵州山区，在陡峭的山洞边为孩子们授课，以青春的代价收获年少的梦想，即使伤痕累累到百孔千疮。恢复高考后，两人同时考取了北大。之后，一个成了高干，一个成了副教授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他们老了，到了步履蹒跚时，依然无法忘记那个当初充满青春梦想的地方，无论是冰天雪地的农场，还是偏僻的贫困山区，青春时的憧憬，还有记忆中的地老天荒，永远镌刻在他们心灵最深处地方。

与他们同时代的我，1970年时尚不满18岁，作为知青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4年以后，也被选到学校当民办教师。在我的努力下，孩子们学会了汉语拼音，学会了普通话，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方言朗读课文的习惯。1978年，我按政策回城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淅淅沥沥的雨天，在悲壮离别的气氛中，全校500多名师生送我到信江码头的情景。

1986年和1988年，我两次回到那片土地上，那魂牵梦绕的课堂上，那充满青春记忆的地方。转眼间到了2017年，我带着老伴再次故地重游，几乎没人认识我了，可我依然留恋这片红土地。因为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在这片贫穷的土地上，我们幼稚过，迷茫过，但也坚强过，奋斗过。

于是，我在《人世间》中看到了自己，也看到了成千上万同时代的无怨无悔的你我他！

夫妻要风雨同舟

龚伟明

假如生活是这样的：娶了一个寡妇（还带着一只“拖油瓶”）、没好好读书、下岗回家、入狱服刑……

陷入这样的生活，有人会沮丧，有人会哀叹，有人会哭泣。不过，在《人世间》中，周秉昆对于如此人生，他对养子有一句金句：“觉得苦吗？嚼嚼自己咽了。”虽然听起来有点无奈，但他一路有妻子相伴，释然了那番苦味。

民间有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”的情况发生。面对困难，丈夫会冷酷抛弃妻子，或妻子会狠心离开丈夫。劳燕分飞，演绎一幕幕家庭悲剧。这让人伤心流泪。

黄梅戏《天仙配》里有一段经典唱词：“你耕田来我织布，我挑水来你浇园。”如果说那时“寒窑虽破能避风雨，夫妻恩爱苦也甜”，那么“觉得苦吗？嚼嚼自己咽了”则是现代版的夫妻对待困难的态度。由于周秉昆和郑娟相濡以沫，相慰相抚，才能携手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苦难。

人生万象里，我们更愿意看到丈夫受妻子影响，妻子被丈夫感动，心心相印，彼此尊重。虽然普通，但是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，真实、真情和真诚，尝尽人生百味，活出精彩。我不得不由吟唱起《人世间》主题曲：“我们像种子一样，一生向阳，在这片土壤，随万物生长……”歌词让观众联想到自己人生的跌宕起伏，产生共鸣，一起向往美好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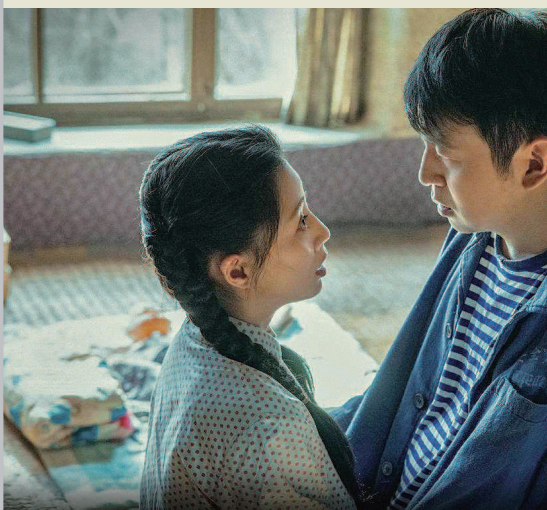
“嚼了”“咽了”，有道是苦尽甘来。夫妻风雨同舟，守望相助，忍耐、承受、奋斗，形成克服困难的合力，生活就会馈赠自己成果。周秉昆是一个艺术典型。对更多觉得生活不如意的人而言，应以肩负责任，克服困难的精神，迎接生活的转折。

老少咸宜

编者按：

“世间的苦啊，爱要离散雨要下；世间的甜啊，走多远都记得回家！”生活并不是一首诗，“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，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？”（《人世间》台词），那个年代，有些人十八岁不到就下乡插队了……

对于自己的付出，有人说：“青春无悔。”电视剧的热播，让一些人在剧情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，也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。



身边《人世间》剧情人物

中

《人世间》剧照

周妈妈的智慧

章宜娟

《人世间》里的周妈妈，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。她不仅把三个孩子教育得有品德，爱进取，也把整个家打点得如同灶头上的火，很温暖。从中，我看到了她的生活智慧——顺势而为：没法阻挡大儿子的离家远行，一句“穷家富路”让爱绵长；女儿的不辞而别使她很气愤，但她还是接受了女儿去拥有自己想要的“好年华”；左邻右舍的来往，她从不推辞，就连乔妈妈提出的“借宿”一事，她也将就着同意。她在顺势中调节人际关系，调节自己的心情。这种顺势而为，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。

祖母也不认字，还裹着小脚。我7岁那年，小舅跟我妈提出要去安徽农村插队。我外婆去世得早，妈妈一手将小舅带大。她伤感不已，不希望小舅离开上海。面对我妈，小舅为难了：他之所以想离开，是为减轻我妈的负担，但他又不忍心看着我妈伤心落泪。一大家子的人，各自的心情还不一样。这时我祖母迈着细碎的步骤来到小舅身边，递给他几张十元钞票，说：“他小舅，你带上这个吧，多买点营养品，吃得好点，如果能请假，就多回来几次。”那钱是祖母多年来省吃俭用存下来的。

懂事后，我问祖母，当年您怎么舍得拿出积蓄给小舅？祖母说，你小舅自己是想走出去闯闯的嘞，我这样做，你妈妈多少也得到安慰了。

多年后，家人回忆起这段往事，小舅说：你祖母真是灵光啊，作为婆婆，她不便多说什么，但她拿钱给我，已经表达了全部的意思。是她觉察到我有离开家的念头，并让这件事过渡得很平和。这，就是平凡人处理平凡事的一种智慧。

我身边的老干部

徐珺

前些日子追了热播的电视剧《人世间》。这部剧浓缩了中国五十年的时代变迁，融汇了各色人物，其中几位老干部形象跃然荧屏。这几位老干部都经历了特殊时期的特殊困难，后来官复原职，在重要岗位工作、退休。他们的言行举止，很有代表性，让我从内心感受到一种震撼。演员演出了那个年代的精气神，勾起了我跌宕变迁的人生经历的回忆，一些难忘的故事，如拼图一般，一幅幅展现在我的面前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高中毕业分配到服务性行业，虽然不是剧中乔春燕那样的扞脚工，但也属社会底层，在饭馆洗碗刷盘子。难道一辈子就这么度过吗？我心存不甘，情绪低落到了冰点。而这时我遇到了菩萨心肠的铁面书记“曲秀贞”。也是一位女领导，她原则性强，态度鲜明，在群众中有着强大的气场。职工们对她心存敬畏，但更多的是敬重。她像家长一样，鼓励我们“趁着年轻，多看书，多学习”，要努力把把工作做好、日子过好。在她正向的引导下，我在八小时工作之外，坚持读书学习。恢复高考后，我考上大学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以后我在机关工作几十年，担任领导秘书时，接触了好多类似《人世间》中的老干部。有原则性强、事业为重，工作第一的“郝省长”；有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他人的“金月姬”；有为人正直善良、富有人情味的“马守常”。随着剧情发展，我的老领导竟鲜活地从剧里走出来，与我言谈。

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不少，我在他们身边工作过，所以，我信。

有一种爱叫写信

郑自华

周志刚在重庆，大儿子在哈尔滨，女儿在云南，老家在长春，一家人分散在四个地方。几行千里母担忧，周母在家整天盼来信，好容易来信了，周母不识字，秉昆一到家就催促念信。听秉昆念信是周母最开心的时候。

周家的这一幕，我家也经常上演。我家五兄妹，4人在外地，我一人留在上海，给母亲念信是我义不容辞的事。和秉昆一样，我念信也经常要“贪污”，不是我不识字，实在是有些话不能念出来，比如生病了，吃不饱了，想家了，每次念，母亲都要掉泪，于是我不得不掐头去尾、中间跳行，以图“蒙混过关”。和周母不一样，我母亲扫过盲，粗识文字，有时她会自己看信，发觉问题，找我算账，骂我为什么有的不念？我只得委屈地说：啥人叫依哭？依哭我读不下去，说着自己也哽咽了起来。有时收到来信，薄薄一张，字写得特别大，还只写了半页，母亲让我写信问什么原因，不知道大人操心吗？我说也许很忙，写封信报个平安，免得家人牵挂。母亲听后，点头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！除了念信，更多的任务是写信，我要介绍上海的情况，同时还要将他们的信中内容转述给其他人，他们都说看了我的信蛮过瘾的。

寄信也有故事。信投到邮箱，有时被退回，上面贴了补邮资的封签，说是超重。那时寄信本埠4分，外地8分，分量不得超过20克，后来我干脆到邮局去寄，现场称重，发觉超重1.5克，那要多付8分钱，太不划算，于是将信封剪掉一只角，再将信纸的空白处裁掉点，正好20克。